

諸葛武侯全集

上海中原書局
印行

譜

葛

本

產

故

集

諸葛故事序

武威張君介侯博聞直節尚論而方羊睇乎三古人博苑既成慨政虐畿瓜實安甯禾子嫚罵道風嶠頃賢聖久不作千禩其張董生卒家後有孔明致君武湯而已也阿衡蕭吏不儒管伯匪王皆不足方侯侯思之長爰寫所作類書古註甄綜實京維思之長又為五章以故事名原姓俎始愛其木支外舅梯屬侯所祇哉為諸葛篇

承祚良史可也其簡拾遺成美改為者衍為遺事篇

十反告過受者何人君子丁君世宏勸勤為用人篇

失作之意養人而痛因事肇興明物權輿為制作篇

於虜星絕於天遂不可繫也今千六百有餘歲而四婦兒子知侯字也為遺迹篇

嘉興錢儀吉引念侯德古也一二創朱綾張病不足舉隊見介侯旁樓攻其篤志曰今

堯舜在上法令一縛思良股肱已聽已藩侯之遺文善觀者延寅庶微具一體優可安民介侯

勾斯尚自孟旗泣侯侯不作跪書斯尚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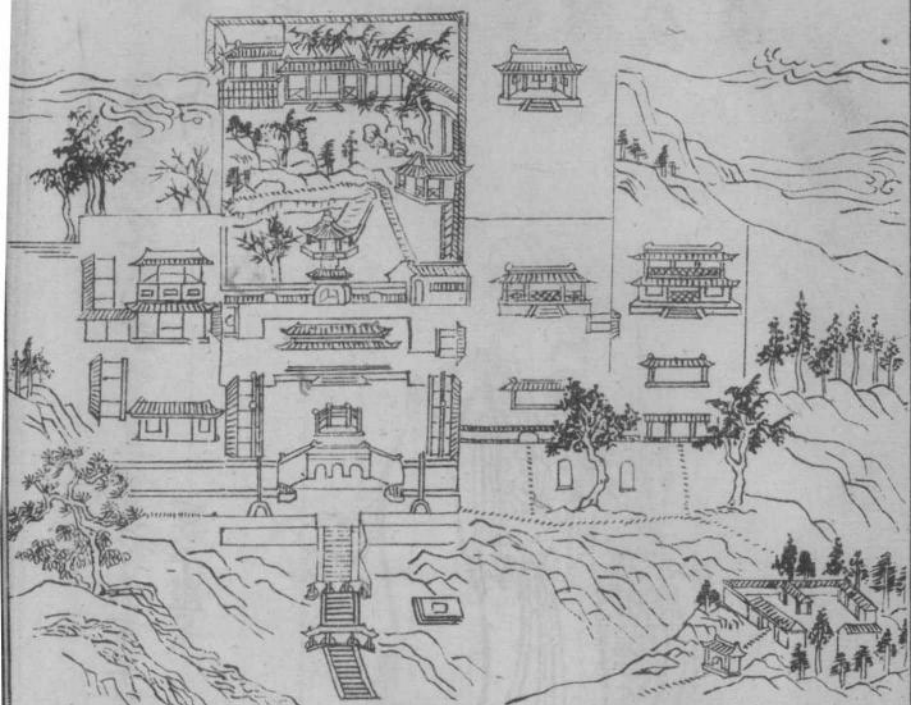
清嘉慶十有七年歲在系默渚歎仲秋之月辛丑朔

忠武綸巾羽扇像

致身曰忠定亂曰武功著三分名彰千古羊楚渭濱易地比肩然彼管仲樂毅
又何足數
襄平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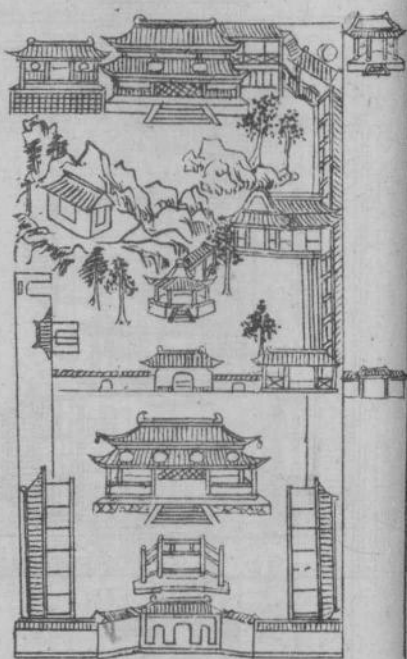


卧龍岡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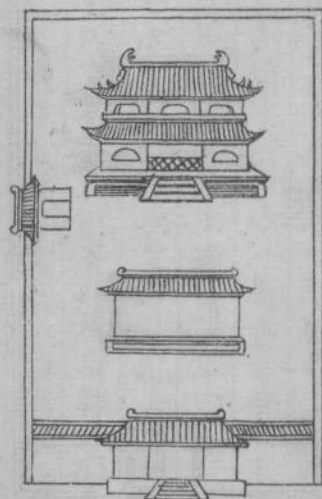
蟠伏崇岡西接太行之脉虹飛素練
 南歸江漢之源緣此地靈故生人傑
 功延漢鼎因崇祠宇千年事記豐碑
 共誌草廬三顧田庄隔水雲樹參天
 城郭埋烟閣闔撲地門外躬耕多士
 孰繼前賢堂中抱膝無人空餘勝跡

忠武侯祠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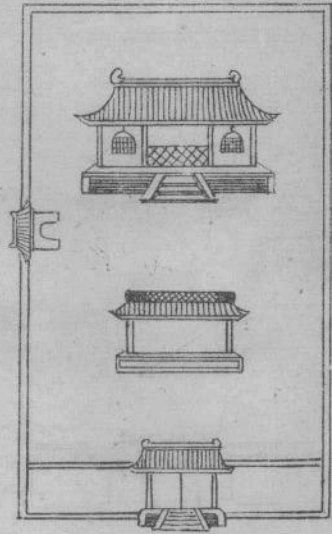
樹議祀功創自羽隆之表遣官致祭
繼傳嘉靖之年碧樹雕欄自是成由
勅建花檜鶯瓦由來巧極人工然而
滄海桑田盈虛有數唐陵宋寢興廢
靡常遂令奕世人龍風殘雨蝕以致
千秋俎豆孤走烏啼今特重整於工
師還奉當時舊制并繪圖於簡冊以
為後世規模

諸葛書院圖



諸葛書院創自元至大二年程鉅夫
作記逮於明末為流寇焚燬廢為牧
馬之場康熙庚午前郡守朱璘重建
至今幾二十年復摧殘為邱墟惟存
後閣上供文昌茲仍其舊制而葺理
一新聊存遺跡以垂不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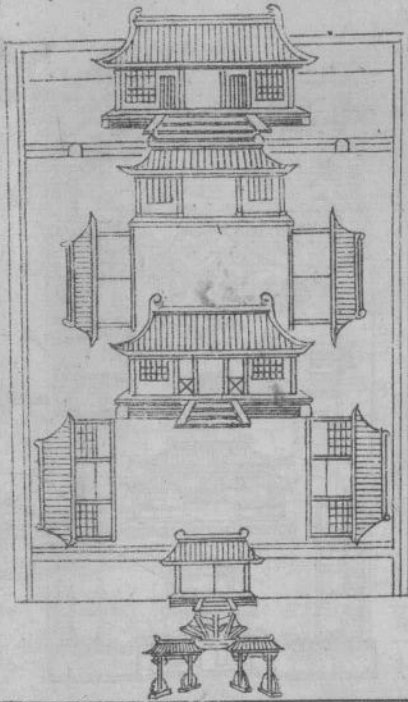
三顧祠圖



三顧祠圖

地因三顧名遂千秋枉駕隆中史美
求賢之切應徵帝胄功標繼絕之崇
魚水相歡固所願也君臣合祀不亦
宜乎

卧龍書院圖



舊諸葛書院在武侯祠左余欲廣大
之為教育人材之所嗣因堪輿之說
及閩郡紳士之請因建書院於祠前
置講堂兩序後營數椽以供炊爨書
院成因以卧龍名焉

卧龍書院圖

諸葛忠武侯故事卷第一

武威張澍介侯纂輯

左丘明世本瞻葛氏宋景公有大夫瞻葛祁其後齊人語訛以瞻葛為諸葛

賈執英賢錄瞻葛氏有熊氏之後

應劭風俗通秦末有葛嬰為陳涉將軍有功而誅漢文帝追錄封其孫諸縣侯因以為氏焉

澍按漢文帝一作孝文帝末句三國志註引作因井氏焉又按諸侯王表無諸縣侯葛姓者韋曜吳書諸葛氏其先葛氏本琅邪諸縣人後徙陽都陽都先有姓葛者時人謂之諸葛因為氏

范蔚宗後漢書諸葛豐字少季琅邪人也以明經為郡文學名特立剛直貢禹為御史大夫除豐為屬舉侍御史元帝擢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過京師為之語曰閒何闊逢諸葛上嘉其節加豐秩光祿大夫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奢淫不奉法度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豐案刻章欲奏其事適逢許侍中私出豐駐車舉節詔章曰下欲收之章迫窘馳車去豐追之許侍中因得入宮門自歸上豐亦上奏於是收豐節司隸去節自豐始豐上書謝曰臣豐驚怯文不足以勸善武不足以執邪陛下不量臣能否拜為司隸校尉未有以自效復秩臣為光祿大夫官尊責重非臣所當處也又迫年歲衰暮常恐卒填溝渠無以報厚德使議論士譏臣無補長獲素餐之名故當驟捐一旦之命不待時而斷姦臣之首縣於都市編書其罪使四方明知為惡之罰然

後卻就斧鉞之誅誠臣所甘心也夫以布衣之士尚猶有刎頸之交今以四海之大曾無伏節死誼之臣率盡苟合取容阿黨相為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濁之氣上感於天是以災變數見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效也臣誠恥之無已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忠臣直士不避患害者誠為君也今陛下天覆地載無物不容使尚書令堯賜臣豐書曰夫司隸者勅舉不法善善惡惡非得專之也勉處中和順經術意恩深德厚臣豐頓首幸甚臣竊不勝憤懣願賜清晏唯陛下裁幸上不許是後所言益不用豐復上書言臣聞伯奇孝而棄於親子胥忠而誅於君隱公遜而殺於弟叔武弟而殺於兄夫以四子之行屈平之材然猶不能自顯而被刑戮豈不足以觀哉使臣殺身以安國家誅以顯君臣誠願之獨恐未有云補而為衆邪所排令讒夫得遂正直之路墮塞忠臣沮心智士杜口此愚臣之所懼也豐以春夏繫治人在位多言其短上徙豐為城門校尉豐上書告光祿勳周堪光祿大夫張猛上不直豐乃制詔御史城門校尉豐前與光祿勳堪光祿大夫猛在朝之時數稱言堪猛之美豐前為司隸校尉不順四時修法度專作苛暴以獲虛威朕不忍下吏以為城門校尉不內省諸己而反怨堪猛以求報舉告案無證之辭暴揚難驗之罪毀譽恣意不顧前言不信之大者也朕憐豐之耆老不忍加刑其免為庶人終於家

吳志諸葛瑾字子瑜琅邪陽都人也漢末避亂江東值孫策卒孫權姊婿曲阿弘咨見而異之薦之於權與魯肅等並見賓待後為權長史轉中司馬建安二十年權遣瑾使蜀通好劉備與

其弟亮俱公會相見退無私而與權談說諫喻未嘗切愕微見風采粗陳指歸如有未合則捨而及他徐復託事造端以物類相求於是權意往往而釋吳郡太守朱治權舉將也權曾有以望之而素加敬難以詰讓忿忿不解瑾揣知其故而不敢顯陳乃乞以意私自問遂於權前為書泛論物理因以己心遙往忖度之畢以呈權權喜笑曰孤意解矣顏氏之德使人加親豈謂此耶權又怪校尉殷模罪至不測羣下多為之言權怒益甚與相反覆惟瑾默然權曰子瑜何獨不言瑾避席曰瑾與殷模等遭本州傾覆生類殄盡棄墳墓擣老弱披衣襟歸聖化在流隸之中蒙生成之福不能躬相督厲陳合萬一至今模孤負恩惠自陷罪戾臣謝過不暇誠不敢有言權聞之愴然乃曰特為君赦之後從討關羽封宣城侯以綏南將軍代呂蒙領南郡太守住公安劉備東伐吳吳王不和瑾與備牋曰奄聞旗鼓來至白帝或恐議臣以吳王侵取此州危害關羽怨深禍大不宜答和此用心於小未嘗留意於大者也誠為陛下論其輕重及其大小陛下若抑威損忿暫省瑾言者計可立決不復咨之於羣后也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荊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如反掌時或言瑾別遣親人與備相聞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黃武元年遷左將軍督公安假節封宛陵侯虞翻以狂直流徙惟瑾屢為之說翻與所親書曰諸葛敦仁則天活物比蒙清論有以保分惡積罪深見忌殷重雖有祁老之救德無羊舌解釋難冀也瑾為人有容貌思度於時服其弘雅權亦重之大事咨訪又別咨瑾曰近得伯言表以為曹丕已死毒亂之民

當望旌瓦解而更靜然聞皆選用忠良寬刑罰布恩惠薄賦省役以悅民心其惠更深於操時孤以為不然操之所行其惟殺伐小而過差及離間人骨肉以為酷耳至於御將自古少有比之於操萬不及也今敵之不如丕猶丕之不如操也其所以務崇小惠必以其父新死自度衰微恐困苦之民一朝崩沮故彊屈曲以求民心欲以自安住耳寔是興隆之漸耶聞任陳長文曹子丹輩或文人諸生或宗室戚臣寧能御雄才虎將以制天下乎夫威柄不專則其事乖錯如昔張耳陳餘非不敦睦至於秉勢自還相賊乃事理使然也又長文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頭畏操威嚴故竭心盡意不敢為非耳逮丕繼業年已長大承操之後以恩情加之用能感義今敵幼弱隨人東西此曹等輩必當此弄巧行態阿黨比周各助所附如此之日姦譏並起更相陷慙轉成嫌貳自爾已往羣下爭利主幼不御其為敗也焉得久乎所以知其然者自古至今安有四五人把持刑柄而不離刺轉相蹄齧者也彊當求據此亂亡之道也子瑜卿但側耳聽之伯言常長於計較恐此一事小短也權稱尊號拜大將軍左都護領豫州牧及呂壹誅權又有詔切磋瑾等語在權傳瑾輒因事以答辭順理正瑾子恪名威當世權深器異之然瑾常嫌之謂非保家之子每以憂戚赤烏四年年六十八卒遺命令素棺殮以睦服事從省約恪已自封侯故弟融襲爵講兵業駐公安秋冬則射獵講武春夏則延賓高會休吏假卒或不遠千里而造焉每會輒歷問賓客各言其能乃合榻促席量敵選對或有博奕或有擣蒲投壺弓彈部別類分於是甘果經進清酒徐行融周流觀覽終日不倦融父兄質素雖在軍旅

身無米飾而融錦屬文繡獨為奢綺孫權薨徙奮威將軍後恪征淮南假融節令引軍入淮以擊西兵恪既誅遣無難督施寬就將軍施績孫壹全熙等取融融卒聞兵士至惶懼猶豫不能決計兵到圍城飲藥而死三子皆伏誅

韋曜吳書曰瑾少游京師治毛詩尚書左氏春秋遭母憂居喪至孝事繼母恭謹甚得人子之道

吳書曰瑾避亂渡江大皇帝取為長史遣使蜀但與弟亮公會相見反無私面又有容貌思度時人服其弘量

虞溥江表傳曰瑾之在南郡人有密讒瑾者此語頗流聞於外陸遜表保明瑾無此宜以散其意權報曰子瑜與孤從事積年恩如骨肉深相明究其為人非道不行非義不言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於義為順何以不留孔明孔明若留從卿者孤當以書解玄德意自隨人耳子瑜答孤言弟亮以失身於人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孤前得妾語文疏即封示子瑜并手筆與子瑜即得其報論天下君臣大節一定之分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間也知卿意至輒封來表以示子瑜使知卿意

張勃吳錄曰曹真夏侯尚等圍朱然於江陵又分據半州瑾以大兵為之救援瑾性弘緩推道理任計畫無應卒倚伏之術兵久不解權以此望之及春水王潘璋等作木城於上流瑾進攻

浮橋真等退走雖無大勲亦以全師保境為功

吳書曰初瑾為大將軍而弟亮為蜀丞相二子恪融皆典戎馬督領將帥族弟誕又顯名於魏一門三方為冠蓋天下榮之瑾才略雖不及弟而德行尤純妻死不改娶有所愛妾生子不舉其篤慎皆如此與子恪俱崇質素雖在軍旅身無采飾

吳志諸葛恪字元遜瑾長子也少知名弱冠拜騎都尉與顧譚張休等侍太子登講論道藝並為賓友從中庶子轉為左輔都尉恪父瑾面長似驢孫權大會羣臣使人牽一驢入長檢其面題曰諸葛子瑜恪跪曰乞請筆益兩字因聽與筆恪續其下曰之驢舉坐歡笑乃以驢賜恪他日復見權問恪曰卿父與叔父孰賢對曰臣父為優權問其故對曰臣父知所事叔父不知以是為優權又大噓命恪行酒至張昭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權曰卿其能令張公辭屈乃當飲之耳恪難昭曰昔師尚父九十秉旄仗鉞猶未告老也今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先何謂不養老也昭卒無辭遂為盡爵後蜀使至羣臣並會權謂使曰此諸葛恪雅好騎乘還告丞相為致好馬恪因下謝權曰馬未至而謝何也恪對曰夫蜀者陛下之外廐今有恩詔馬必至也安敢不謝恪之才捷皆此類權甚異之欲試以事令守節度節度掌軍糧穀文書繁猥非其好也恪以丹陽山險民多果勁雖前發兵徒得外縣平民而已其餘深遠未能擒盡屢自求乞為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萬衆議咸以丹陽地勢險阻與吳郡會稽新都鄱陽四郡鄰接周旋數千里山谷萬重其幽邃民人未嘗入城邑對長吏皆仗兵野

逸白首於林莽逋亡宿惡咸共逃竄山出銅鐵自鑄甲兵俗好武習戰高尚氣力其升山赴險
抵突叢棘若魚之走淵獲狄之升木也時觀聞隙出為寇盜每致兵征伐尋其窟藏其戰則蠡
至敗則鳥竄自前世以來不能羈也皆以為難恪父瑾聞之亦不事終不逮歎曰恪本不興吾
家將大赤吾族也恪盛陳其必捷權拜恪為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授榮戟武騎三百拜畢命
恪備威儀作鼓吹導引歸家時年三十二恪到府乃移書四部屬城長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
部伍其從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內諸將羅兵幽阻但繕藩籬不與交鋒候其穀稼將熟輒縱
兵芟刈使無遺種舊穀既盡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畧無所入於是山民饑窮漸出降首恪乃復
勅下曰山民去惡從化皆當撫慰徙出外縣不得嫌疑有所執拘田陽長胡伉得降民周遺遺
舊惡民田迫暫出內圖叛逆伉縛送言府恪以伉違教遂斬以徇以武表上民間伉坐執人被
戮知官惟欲出之而已於是老幼相攜而出歲期人數皆如本規恪自領萬人餘分給諸將權
嘉其功遣尚書僕射薛綜勞軍綜先移恪等曰山越恃阻不賓歷世緩則首鼠急則狼顧皇帝
赫然命將西征神策內授武事外震兵不染鍰甲不沾汗元惡既梟種黨歸義蕩滌山藪獻戎
十萬野無遺寇邑罔殘姦既掃凶慝又充軍用蔡稊根莠化為善草魑魍魎更成虎賁雖寶
國家威靈之所加亦信元帥臨履之所致也雖詩美執訊易嘉折首周之方召漢之衛霍豈足
以談功軼古人勲超前世主上歡然遂用歎息感四牡之遺典思飲三之舊章故遣中臺近官
迎致犒賤以旌茂功以慰勛勞拜恪威北將軍封都鄉侯恪乞率眾佃廬江皖口因輕兵襲舒

掩得其民而還復遠遣斥侯觀相徑要欲圖壽春權以為不可赤烏中魏司馬宣王謀欲攻恪權方發兵應之望氣者以為不利於是徙恪屯於柴桑與丞相陸遜書曰楊敬叔傳述清論以為方今人物雕盡守德業者不能復幾宜相左右更為輔車上與國事下相珍惜又疾世俗好相謗毀使已成之器中有損累將進之徒意不歡笑聞此喟然誠獨擊節愚以為君子不求備於一人自孔氏門徒大數三千其見異者七十二人至於子張子路子貢等七十之徒亞聖之德然猶各有所短師僻由謗賜不受命豈況下此而無所關且仲尼不以數子之不備而引以為友不以人所短棄其所長也加以當今取士宜寬於往古何者時務縱橫而善人單少國家職司常苦不充苟令性不邪惡志在陳力便可獎就騁其所任若於小小宜適私行不足宜皆潤略不足縷責且士誠不可纖論苛克苛克則彼賢聖猶將不全況其出入者耶故曰以道望人則難以人望道則易賢愚可知自漢末以來中國士大夫如許子將輩所以更相謗訕或至召禍原其本起非為大讐惟亟見已不能盡如禮而責人專以正義夫已不如禮則人不服責人以正義則人不堪內不服其行外不堪其責則不得不相怨相怨一生則小人得容其閒得容其閒則三里之言浸潤之譖紛錯交至雖使至明至親者處之猶難以自定況已為隙且未能明者乎是故張陳至於血刃蕭朱不終其好本由於此而已夫不舍小過纖微相責久乃至於家戶為怨一國無復全行之士也恪知遜以此嫌已故遂廣其匪而贊其旨也會遜卒恪遷大將軍假節駐武昌代遜領荊州事久之權不豫而太子少乃徵恪以大將軍領太子太傅中

書令孫弘領少傅權疾困召恪弘及太常滕胤將軍呂據侍中孫峻屬以後事翌日權薨弘素與恪不平懼為恪所治祕權死聞欲矯詔除恪峻以告恪恪請弘治事於坐中誅之乃發喪制服與弟公安督融書曰今月十六日乙未大行皇帝委棄萬國羣下大小莫不傷悼至吾父子兄弟並受殊恩非徒凡庸之隸是以悲慟肝心圯裂皇太子以丁酉踐尊號哀喜交并不知所指吾身受顧命輔相幼主竊自揆度才非博陸而受姬公負圖之託懼忝丞相輔漢之效恐損先帝委付之明是以憂慙惶惶所慮萬端且民惡其上動見瞻觀何時異哉今以頑鈍之資處保傅之位艱多智寡任重謀淺誰為唇齒近漢之世燕蓋文構有上官之變以身值此何敢怡豫耶又弟所在與敵犬牙相錯當於今時整頓軍具率厲將士警備過常念出萬死無顧一生以報朝廷無忝爾先又諸將備守各有境界猶恐賊虜聞諱恣睢寇竊邊邑諸曹已別下約勒所部督將不得妄委所成往來奔赴雖懷愴怛不忍之心公義奪私伯禽戎服若苟違戾非徒小故以親正疏古人明戒也恪更拜太傅於是罷視聽息校官原逋責除關稅事崇恩澤眾莫不悅恪每出入百姓延頸思見其狀初權黃龍元年遷都建業二年築東興隄遏湖水後征淮南敗以內船由是廢不復修恪以建興元年十月會眾於東興更作大隄左右結山使築兩城各當千人使全端留畧守之引軍而還魏以吳軍入其疆土恥與受侮命大將胡遵諸葛誕等率眾七萬欲攻圍兩塢圖壞隄遏恪興軍四萬晨夜赴救遵等勅其諸軍作浮橋度陳於隄上分兵攻兩城城在高峻不可卒拔恪遣將軍留贊呂據唐咨丁奉為前部時天寒雪魏諸將會